

文言文與魯迅

連盈慧

內地八零後的年輕人，有個流行口訣，就是：「怕文言文，二怕周樹人！」大家都知道，周樹人是魯迅的原名，那些年輕人怕的相信倒不是魯迅的文章，而是他獨特類似文言文的白話體。諸如南腔北調(關於女人)一文中：「她的愛情家財的心或者比較差的」之類。

其實只要換中句子脈理，文言也不難懂，看多了，還會發覺鑄成語的文言文閃閃生光，如稱讚歌者歌唱得動聽，說他「響遏行云」繞樑三日(加以幻想一下，就知道是用白話文，化上二三十個字，也未必形容得那麼神，除非真正富有天才的白話詩人，才寫出類似好句，但是現成文言四個字，已足以回味無窮。

文言可說是文章的「環保體」，它之所以形成，全有賴於竹簡時代，刻字不易，為省工夫，作文才花心思省一字能達意便省一字，句子經過千錘百煉，就不會有一字多餘。

文言，雖說有點像鑄盒中的文字，用得不好，是死；但是用得好，就活色生香！高手寫來，依然文采飛揚，感情洋溢，試看韓愈祭十二郎文，突破四言韻語框框幾句：

「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

「天之涯，地之角；生而形不與吾相，死而魂不與吾夢相。」這樣的文字，何其鏗鏘，何其淺白！

文言絕對不是五四時代白話先鋒的英文字，今日不少文章老手，經常也在白話文章裡頭借它長話短說，就是連「生傾拜白話大師胡適的李放，巨著通篇白話，在他局限一百四十個字的微博中，也不時動用文言。如：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悲喜線外，獨延龍物以為光寵，左巴老哥亦高人哉！」

「世之有惡於父母之情，憂之者，必將啼笑以視斯文。」

「本人一生，狷介俠義，敬視強梁。」

可見文章短了，文言仍用得着八零後年輕人，讀多了，自然就發覺文言文不如周樹人可怕。

「拚命三郎」石秀在陣上，依計行事，故意被「病尉遲」孫立捉住，押回祝家莊，與扣押在莊上的另外六名梁山泊好漢，及孫立一眾做內應，準備一舉攻破祝家莊。

孫立此人工於心計，恐祝朝奉父子虐待「霹靂火」秦明等人，乃建議祝朝奉用囚車囚此七人，而且「二個也不要壞他」與些飯酒，將養身體，休教損了他，表面上是有待捉了「及時雨」宋江，一併解往東京時，不至於餓壞「及時雨」宋江，一併祝家莊三傑「教天下傳名」。實際上是讓石秀等人每天每飯有酒，屆時有氣力做內應，攻破祝家莊。

本來，以祝朝奉父子之江湖閱歷，對孫立要求以飯酒供奉俘虜的做法，應有所思慮。無奈勝利衝昏頭腦，加上孫立對祝家三子恭維一番，令祝朝奉父子樂不可支，完全失去警覺。

且說孫立捉了石秀後，在祝家莊內作出好整以暇的樣子，等待梁山泊陣營的動靜。及至第五日四時，吃過早飯，莊兵來報，說是梁山泊宋江兵分四路攻莊。孫立著眾人不要慌，準備多些撓鉤套索安排，「須要活捉，拿死的不要。」

兩陣交鋒，兵凶戰危，死傷難免。孫立之所以吩咐不要殺梁山泊的人，只因縱然破了祝家莊，但若梁山泊人馬有傷亡，難以交代。

蘇狄嘉

初會長白山天池

吉林長白山深度遊的賣點是：主力遊長白山，分三天從北、西、南坡三次上山，總有機會能一睹天池勝景，不致「常常白來」！有人或許會懷疑這樣的安排，是否值得？旅程開始時，我也抱持這個態度，但三天過後，我可以說——「值得」！據說一般國內外旅遊團行程只遊北坡，因其發展最早(上世紀八十年代開發旅遊)，配套设施較齊全。遊客進入北坡景區大門後，需轉乘景區的環保專車遊覽，要登上長白山天池，更須搭乘只能容納六人同坐的四驅車，沿崎嶇曲折的山坡車行行駛超過四十分鐘，下車後再爬十分鐘，才到達頂峰觀景點。

早上沿北坡登山，在山腳時天氣還不錯，隱約見太陽探頭出來，導遊小姐說，我們有望得到「鄧小平」的待遇，可以一登山便得睹長白山天池。但話還未完，天色已大變，滂沱大雨下，我們只能在山腰處暫避，導遊小姐跟領隊商量後，決定改動行程，先遊景區內其他景點——長白瀑布、銀環湖，吃過中飯後，才再上山。

長白山北坡有一個獨特景點是其他景區沒有的，就是擁有長白山溫泉泉眼，我們一班人在大雨下雖有雨衣、雨傘，但也渾身濕透，正好就泡溫泉，整頓行裝。

下午再度登山，天氣也不是很好，只是雨勢稍停，坐在登山的四驅車中，沿着「之」字形的山路行駛，驚險處處。好不容易到達頂峰觀景點，卻是濃霧密罩，雖未至於伸手不見五指，但身外一米的人影也難辨，更不用說天池在何方了！

頂峰風大，更覺寒意，身軀雖撐撐得過去，雙手其實已覺得僵，其他人也放棄，開始下山了。我對領隊說，不想就此放棄，多給五分鐘時間，看看濃霧會不會給吹散，就是這五分鐘的等待，給我第一次看到滿載藍色湖水的長白山天池！

花榮帶著「船火兒」張橫、「浪裡白條」張順及約五百人馬攻莊；另外「黑旋風」李逵、「沒遮擋」穆弘及「病關索」楊雄三人，也帶五百人馬從正南方攻莊。

樂廷玉看了，著眾人小心應戰，自己引一隊人馬，從後門迎戰正西北上的人馬；祝龍則往正前門祝東上的人馬；祝虎從後門出莊西南上的人馬；祝彪亦由前門祝出，活捉宋江，祝朝奉見此大喜，都賞了酒。此時也，祝家莊播起三通戰鼓，放了一個炮，把前後門也開了，放下吊橋，樂廷玉、祝龍、祝虎及祝彪，四人各率三百餘騎，殺出莊門。

那孫立，則聯同自己帶來的十數軍兵站在吊橋上。為甚麼孫立帶兵站在吊橋上？主要是等待林冲、花榮一眾人馬攻莊，吊橋因而無法吊起拒敵，另一方面，也可以斷了祝家三傑及樂廷玉等人退返莊內的後路。

再說樂廷玉等人率軍殺出莊；孫立扼守吊橋後，「小尉遲」孫新立刻把帶來的旗號插在門樓上，「鐵叫子」樂和看見旗號，直唱將出來。莊內的「出林龍」鄒潤、「獨龍」鄒潤聽得樂和歌聲，馬上吹了幾聲口哨，掄動大斧，砍翻了幾十個守門的莊兵，開了囚車，放出石秀等人，各人在兵器架上取鎗衝殺，有若出柙猛虎。此時，「母大蟲」顧大嫂亦舉出雙刀，直奔入房，把全數婦女殺光。

祝朝奉見勢不佳，正待要投井時，早被石秀一刀剝翻，割了首級。(細說水滸·二五七)

水鷺飛過中年的天真



一群白鷺悠然的飛翔。網上圖片

寬敞的荒田上，數行白鷺的水鷺整齊地起起落落，在午後乾爽的微風伴隨下，高高低低地飛翔。「啊！」我驚喜而倉皇地呼喊著：「沒有相機！」謝老師把車停在路邊：「有，有相機，但是來不及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屏住呼吸：「啊！來不及了！」

一路上被熾熱的陽光炙烤得焦躁緊迫的心驟然間變得柔軟和緩起來。這一幅只有在電影或幻燈片或圖畫裡才可能出現的美麗罕見的畫面，如今就在我的眼前。而我眼睜睜地，完全沒有辦法，癡癡地看着它靜默無聲地逐漸遠逝直至消隱。

一切的美麗，總是如夢幻措手不及地出現，旋踵間又毫不猶豫地消失。一籌莫展的我只能閉上眼睛，想要淡然處之，但依依不捨的心裡不能遏阻地湧上陣陣刺痛。也許就是因為來不及，也許就是因為會過去，所以格外令人心動和心痛。

「如果可以挽留……」我的戀慕不捨無法掩蓋。「其實美麗或不美麗，都留不住的。」謝老師畢竟比我年輕，也比我看得透徹。「你看那些長在路邊の木棉樹，多麼美麗！但有一天也會枯萎凋落。」日本禪宗大師鈴木大拙提出一個問題：「花木可以毫無顧忌地成長開花而自給自足，可是人的生活為何不能如此？」

兀自盛放的花木能夠自由自在，緣於它們的無欲無求和無情。人因有情而動不破世間的喜怒哀樂愛惡欲，人也因為被情拘困而終生惶惑，一切只因心中充滿許多明知無能為力的欲求。一心嚮往美好的人都期盼永遠留住美麗。明知不可為，卻妄想成為與風車搏鬥，傻勁過人的浪漫勇者唐吉珂德。

我們有沒有把不可能轉換為可能的能力呢？夕陽不語，水鷺無言。寂然的車子裡，只有冷氣的嗶嗶聲在回應浮沉在彷徨茫然情緒裡卻混和着虔誠期待的提問者。

在暮靄就快蒼茫掩過來的天色裡，看見一群水鷺飛過，然後我發現自己中年的天真。也許別人看起來可笑，但我殷切的渴盼竟超乎自己的想像，是如此強烈而深刻！

一束又一束金黃絢麗的陽光肆無忌憚地穿過車窗，流向我們的身上，焦躁隨着擺脫不去的刺目亮光糾纏過來。公路兩旁的風景是一格格的，像一幅繪好以後又被分割的現代畫。深深淺淺的綠，濃濃淡淡的青，都在驟然間出現又迅速地飛躍過去，快捷得令人掌握不住。彷彿是人生的場景，所有和美麗掛鉤或劃上等號的人事物恆是以光或聲音的速度消失。我隔着車窗玻璃看着路邊又明又暗的油棕園和橡樹林。剛才啟程的時間是下午五時三十分，尚未到七時的天空仍然燦亮清朗，車子經過漫漫青翠的樹林後便來到一片空曠無垠的荒田。「是，年輕時完全不相信，但現在開始接受，命運，肯定是存在的。」謝老師一邊開車，一邊有點惘然若失地說。

有一段時期把巧合看成是在編造的故事裡才可能出現的情節，但是隨着歲月的飛騰，尤其是最近這串日子，遇到常見不常見的老朋友都不約而同地把命運放在口裡咀嚼，而且往往一而再地重複，一程復一程的跋涉顛簸，一路接一路的尋尋覓覓，等大家乍然驚覺就都已經走到中年。有人追求的是所羅門頭上的皇冠，也有人為追尋野地裡的百合花而歷盡滄桑。

然而不論當初的抉擇是什麼，今天幾乎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樣的感觸：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做，有的東西不是不想擁有，而是費盡心機後發現根本沒有辦法。這份無力感令人沮喪。懊惱和憂傷的情愫在心裡盤桓不去。

有一天我偷閒到高原去訪友。久未見面的朋友鄧興高爽地拿出一瓶葡萄酒，盛意拳拳地要大家一起品嚐，他到廚房去找來開瓶器，發覺不知道什麼時候弄壞了，但雀躍歡欣的他堅持非要把紅酒打開請大家喝：「冷天氣又逢好友相聚，惟有喝酒才足以表現喜悅和快樂。」他用種種方法，用各種器具，最後，扭斷了軟木酒塞，仍然無法達到把酒打開的願望。本來神采飛揚的他興味索然：「真恨不得把玻璃瓶子敲破。」

語句和表情都毫不掩飾憤懣毀滅後的挫折和苦澀。可是玻璃瓶子敲破以後，酒還能喝嗎？再大的惱怒，對打不開的酒瓶沒有絲毫助益。這份無能為力，截斷了他亢奮愉悅的心情，令他度過一個懊喪洩氣的夜晚。

那個晚上的紅酒後來換成罐裝的啤酒。生命中的許多事許多人都是自己選擇的，但有一些選擇事實上是沒有選擇餘地下的不得已選擇。這種無能奈到了最後便也成了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十多年前認識謝老師，首次看到他的水墨畫，驚艷不已，一心要向他學習技藝，苦無機會，數次悉心安排，皆不成功。當這份渺茫的希望已經被我擱在最黯淡的角落處後，沒想到經過十多年的轉折迂迴，卻出現了意外的機緣。

「是的，我非常同意。」輕輕地點頭，我想我可以深刻地了解謝老師的感受。

當年作為學生的我，興致勃勃地為一個崇高的理想而孜孜不倦地埋頭創作。最常投稿的那份報紙編輯，在一個因緣際會中知道了他的名字，從沒會過面，但心中蓄滿對他的感激。他每一次發表我的作品，都親手繪上插畫，以矚目的版位刊載。這對年輕的我是一份極大的榮譽和成就。因為他善意的鼓勵，促使我在寫作路上增加許多信心和勇氣。最終把寫作變成是一生中最大的嗜好和興趣。數十年持續不變。多年後，在電話裡聽到陌生的聲音並不知道就是他。不久前的某一天，居然在一個午餐桌上，坐在一起吃飯，請客的主人正是當年幾乎每一期都錄用我的文章的編輯。

時間已經走過去，可是感謝的心依然如故。我真高興命運贈予我的這份機緣，讓我得以當面和他傾訴多年來收藏在心中對他的深切感恩。但是以弄權為樂的命運也甚愛播弄人。寫出世界不朽名曲《肯塔基故鄉》和《老黑爵》的史蒂芬·柯林·佛斯特和他的心愛女友珍妮·馬

尋找心靈之寶

在台灣作家楊照的《畢加索的精神》一文中，看到了詩人阿波利奈爾的墓誌銘，只有三行字：「讓我們將你帶畫筆、油彩和畫布給你——這樣你就能夠在真理之光中消耗你的神聖聖殿。」

文章又提到，畢加索當年在一家二手商店中，只花了五個法郎，便買下了盧梭一幅早期的畫作《一名女子的畫像》。如今，盧梭的畫，在拍賣會上要幾千萬美元才能買得到。

我對於詩人的墓誌銘，頗為感慨。詩人說得真好，畫家一生都在不停地畫，在旁人看來，那是閒暇時光的消磨。但詩人看到，那閒暇卻是神聖的，因為每一幅畫作，其實都是畫家在尋找心靈之寶。

一個突破，一個創新，就是至寶，就是心靈的一次無限撫慰——撫慰了當時的自己，更撫慰觀者的後人。

我在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內，看了「彩·墨·朱楚珠」的展覽後，想到了楊照這篇文章，更想到畫家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堅定不移的作畫，堅毅地去尋找那心靈的寶藏，這份精神，是最可貴的。所有從事創作的人，詩人、小說家、畫家，都是在神聖的開眼中心，也就是在孤寂的環境下，去追尋那撫慰心靈的寶藏。

朱楚珠心靈的寶藏，就是輕瀟灑在中國古老宣紙上的彩和墨，讓目眩神迷的色彩世界，走進觀畫者的心靈，和作畫的人一起深入心靈的世界中去尋找那埋藏在其中的寶物。

女界外嫁

從人口流動和人才交流的角度看，女界外嫁本是一種自然現象，既非香港獨有，也非今日才有，只是在香港性別失衡、經濟結構調整的今日，尤其是「港女」作為現象成為議題後，港女中的「驕女」的情感歸屬彷彿帶着某種象徵或暗示。記得零七年訪問陳可辛時，他說，有段時間曾經覺得自己到內地拍片是對香港的離棄，內心很矛盾，因為當時有大批大批的香港人移居內地，「就像香港被集體離棄」當時，作為訪問者的我有些詫異，卻也有同感。我也曾經有一段時間很想離開香港，後來真的到了上海時，雖然工作很順利，跟當地同事更相處愉快，但我還是發現自己很想念香港，最後，決定放下大的使命感，只覺得是女人的 home-sick (想家)。

當然，愛情是一種個人行為，任何人找到心愛的人，我們都應該祝福，他們離去未必等於拋棄故土，我們也不會因為「失去」了梁詠琪等女星而有甚麼實質上的損失。只是，在香港社會問題頻生，政治紛爭導致情緒對峙的今日，知名女星的「集體外嫁」難免令人有「集體離棄」的感慨，是香港的男士留不住這些才貌兼具的優雅女人？還是今日的噪音干擾了女人渴望寧靜的「幸福生活」？多少，我還是帶着點香港彷彿失去了一些「東西」的愁悵。

鹽田一瞥

深圳東部南端有一個沙頭角，是深圳市最早為港人熟悉的地區。因為沙頭角內有一條中英街，是深圳與香港新界陸地接壤的著名地方。香港回歸前，我因為在上水地區辦有培僑中學分校，所以能夠取得邊境「林區」身份，便有機會遊中英街數次。當地鄉民和軍人共處，並無劍拔弩張現象。後來去深圳沙頭角參觀「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又由深圳去過一次中英街。

除了沙頭角，深圳東部又有大小梅沙的海浴場，十多年前又去過該處游泳。見過他們的獨特的帳篷，一如在澳洲的海灘一樣。

接着便是東部華僑城的建設。在建時去過一次，走馬觀花，讓導遊說明其建設宏偉計劃，後來再去一次，主要便是看一場舞劇《天輝》。

近年便沒有再遊。一九九八年該地正式成立鹽田區，並建設大型海港的鹽田港，成立鹽田區保稅區。建成東部華僑

隨想與國

加索的精神——「我」文中，看到了詩人阿波利奈爾的墓誌銘，只有三行字：「讓我們將你帶畫筆、油彩和畫布給你——這樣你就能夠在真理之光中消耗你的神聖聖殿。」

文章又提到，畢加索當年在一家二手商店中，只花了五個法郎，便買下了盧梭一幅早期的畫作《一名女子的畫像》。如今，盧梭的畫，在拍賣會上要幾千萬美元才能買得到。

我對於詩人的墓誌銘，頗為感慨。詩人說得真好，畫家一生都在不停地畫，在旁人看來，那是閒暇時光的消磨。但詩人看到，那閒暇卻是神聖的，因為每一幅畫作，其實都是畫家在尋找心靈之寶。

一個突破，一個創新，就是至寶，就是心靈的一次無限撫慰——撫慰了當時的自己，更撫慰觀者的後人。

我在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內，看了「彩·墨·朱楚珠」的展覽後，想到了楊照這篇文章，更想到畫家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堅定不移的作畫，堅毅地去尋找那心靈的寶藏，這份精神，是最可貴的。所有從事創作的人，詩人、小說家、畫家，都是在神聖的開眼中心，也就是在孤寂的環境下，去追尋那撫慰心靈的寶藏。

朱楚珠心靈的寶藏，就是輕瀟灑在中國古老宣紙上的彩和墨，讓目眩神迷的色彩世界，走進觀畫者的心靈，和作畫的人一起深入心靈的世界中去尋找那埋藏在其中的寶物。